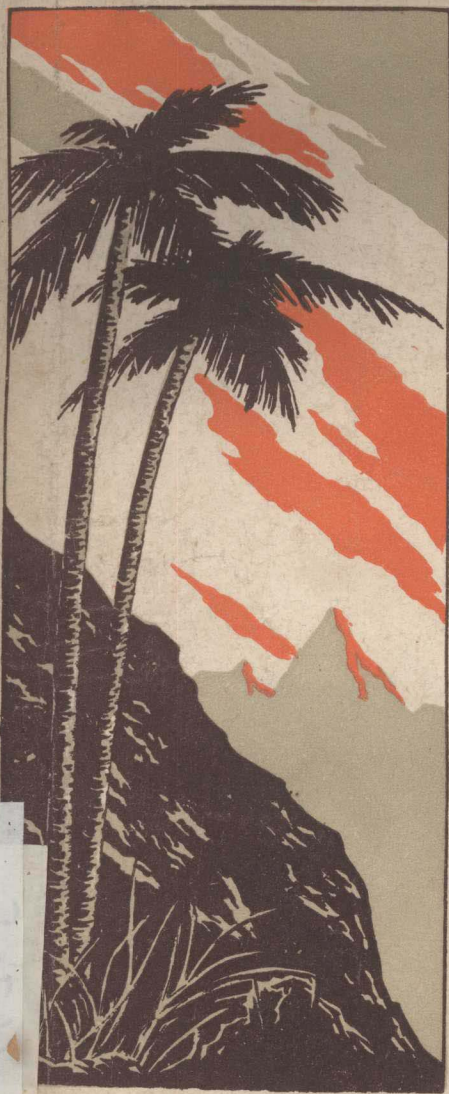




林 予 編劇

山谷紅霞

中國電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山谷紅霞

林予編劇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0·北京

山谷紅霞

林予編劇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frac{1}{2}$ • 字数: 70,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61 • 213 印数: 1—21,600册

定价: 0.33元

內 容 說 明

剛解放的西南邊境。民族工作隊準備到山上僂頗族寨子去展開工作，可是由於國民黨反动派造成的民族隔閡，僂頗弟兄不等民族工作隊走近寨口就打槍射箭，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一連四次都不果而還了。可是僂頗人也疑惑起來，如果是坏人，怎麼不還手呢？神箭手龔柏龍決定下山來探听情況，他看到共產黨偉大民族政策的實施，使山下的少數民族安居樂業，一片繁榮景象。這時，民族工作隊的白隊長趁機結識了他，使他明白了共產黨是幫助少數民族弟兄翻身的。龔柏龍帶着白隊長只身進入山寨。這時，逃竄境外的國民黨殘匪頭目正潛入寨中通過反动頭人的關係，妄圖拉攏大頭人木堵山官結盟反对共產黨。結盟的酒已經舉到唇邊了，白隊長闖了進來，他對木堵山官曉之以大義，說明了政策，打斷了結盟。但木堵山官仍舊心懷疑懼，吩咐把雙方的人都送下山去。匪徒們又陰謀暗殺護送白隊長的人，嫁禍於共產黨，挑起衝突。龔柏龍探知這個陰謀以後，搶先告訴了白隊長，俘虜了兩個暗殺者，揭穿了反动派的陰謀。木堵山官也終於明白了國民黨反动派是少數民族的真正死敵。這時，我方部隊也全歼了越境的殘匪。僂頗寨上升起了莊嚴的五星紅旗，僂頗弟兄開始了幸福的新生活。

序 幕

片片晚霞辉映着边疆翠綠的山群。

从一条寬敞的山中公路上，开来了一輛敞篷的大型解放牌汽車，車上坐滿了背帶着标尺、水平儀、測竿、探矿斧、标本箱……各式各样勘探儀器的男女青年地質勘探隊員們。他們眺望着晚霞，爭看着沿途山区億萬同胞煉鉄的土高爐群飛冒着的火花，縱聲高歌：

富饒的边疆向我們召喚，
我們奔馳在通向未來的道路上。
友誼的边疆向我們召喚，
各族人民的情誼到處傳揚。

.....

汽車通過一座鮮花扎成的彩門。彩門上，用漢、億萬兩種文字写着：“慶祝偉大的國慶十周年”。

這當兒，車上有一個年近四十的中年幹部，他一直沒有加入青年人的歌唱，只是凝神地望着沿途煉鉄爐的火花。煉鉄爐有如星海，火光沖天。從他的臉色可以探知，他的內心已經激動起來了。青年人的歌聲繼續着：

从北京到边疆，
各族人民同声歌唱。

.....

汽車疾馳过河谷。河谷两旁，数以千計的僂頗族男女正在堤坝上掘运泥土，修筑一个規模宏大的水庫。

这一壮丽的劳动場景看来是如此强烈地吸引了車上的中年干部，只見他猛地将上半个身子探出車外，激动地凝望着。一个青年勘探队员拉了他一把：“白書記，听说邦嘎山最早解放的时候，是你进来的？”

白書記經这一問，显然心底深处被触动了什么，有感动地说：“这里留下了我最深的感情……”轉脸又朝前望去。

青年一看白書記这番异乎寻常的激动神情，惊楞着，不便再問什么了。天色漸暗，汽車穿过夜的薄幕，馳向山的高处，白書記一直是凝神地望着远处，好象他恨不得立刻飞到目的地去似的。

高山上，人民解放軍某边防連的前哨营房里，一盞电灯底下，一个上尉軍銜、年約三十岁的指揮員正伏在一张紅漆办公桌上，激动地在一本厚厚的本子上疾笔書写，他时而抬头意味深长地望望壁上挂着的一把僂頗人用的砍刀和一把弓背上鑲有鏤花紋的弩弓，沉思一会，很快又埋头疾書起来。

桌上，电话鈴响。他合上了正在書写的厚本子，拿起了听筒：“哪里？是啊！我是龔柏龙。报告司令員，据今

天十七点四十五分各个哨所的报告，国境綫很安靜！……是是，我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以确保国境的平靜来迎接明天国庆十周年的大典！……什么？北京地質部派了地質勘探队来？……什么，已經动身了？……是的，我們当然会遵照您的命令，很好保护他們进行勘察的。……还有什么？啊……請了，我們已經請过了，明天我們一定会請邦嘎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員到营房来参加国庆升旗礼！……好，好的，木塔副州长当然要請的！”

他放下电话，看了看手表，又伏案繼續写起来。

月色洒地，銀光鋪滿了山崗。山崗上是，边防軍的哨崗。塹壕里，哨兵屹立，刺刀閃寒光，月色映炮身。

边防战士們睜着不眠的眼睛，監視着国境綫。

边防战士們守望着滿山滿谷僥頗族村寨的灯火。炼鉄的爐子，火花飞溅，直冲霄汉。山坡下，传来一陣陣的象脚鼓声，显然，这是节日的欢乐的鼓点。

边疆沉浸在安祥的欢乐中。

一个解放軍通訊員引着那位我們已經熟悉了的白書記从山坡上走来，他們通过屹立的哨崗，走过塹壕上的板桥。

哨兵們注視着他們一径向营房走去。

仍然是营房里，电灯底下，指揮員还在埋头疾書。这时通訊員喊着“报告！”走进來說：“連长，北京地質部来的白書記要見你！”这位連长一听就急向門口迎去，迎面見那位白書記走来……

电灯底下，他們俩个只是惊喜地互望了一眼，便都伸

开双臂，拥抱在一起了。

“老白！”連长眨着眼大声地喊，“我想死你了。”

“龔柏龙！”白書記一看对方泛紅的眼睛，笑說：

“我們这不又見面啦！”

两个久別重逢的老朋友又紧紧地拥抱起来。站在一旁的通訊員象突然想起了什么高兴的事，拔腿跑走了。

龔柏龙連长拉着白書記的手，强迫他坐在自己刚才写字的靠背椅上，百看不厌地打量着对方：“老白呵！老白呵！打自五零年你从邦嘎調走，你呀你呀，一家伙就不見了，什么时候又干起地質工作来了？”

白書記亲切地拍着对方的肩：“不好哇？又帶人回来探矿了啊！”繼而問：“怎么样？結婚有孩子了？”

龔柏龙連长幸福地点头笑說：“在公社小学里教書哩！”

白書記关切地：“你自己呢？这些年进过政治、文化学校了？”眼光突然落在桌面攤开的本子上，“嗨！能写这么多了？写什么来着？”

龔柏龙連长高兴得猛一拍白書記的肩：“老白呵老白，你来得太巧了。部队党委号召写革命回忆录，我想自己能有什么好写的呀？可一想，五零年你进邦嘎部落那回事不正是好材料？这就胡乱写开了，可我汉文水平低，写得乱糟糟的，正想赶在国庆前写完它，这下你来了可好了……”

白書記急忙拿起那本子，正想要看，沒想到，通訊員領着好几位軍官鬧哄哄地闖了进来，他們只是朝龔柏龙連长、白書記惊楞地打量了一下，便七嘴八舌地嚷起来：

“哈！这不就是我们连长朝思夜想的那位白队长？”

“沒錯！一准就是他！”

“那得跟我们讲讲当年你们是怎样进邦嘎山的……”

龔柏龙連长朝白書記慈笑着。白書記看看吵鬧的众人，一下子拿起那本本子，搖了搖手說：“这不是，你们連长都写在这里了，我来給你們念叨念叨……”

众人靜下来，靜听。

白書記念道：“……当我们僂頗人今天已經成立人民公社与汉族兄弟一同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候，我要来講述一段一九五〇年解放邦嘎部落的故事。那时人民解放軍刚刚进驻祖国的西南边疆……”

薄暮时分。紅霞映照着綠色的山林。遍山的枫叶用它鮮紅的色彩告訴了我们眼下的季节。风来了，枫叶簌簌地飄舞起来。各式各样的鳥兽：鳩鷓、杏秋、啄木鳥、猫头鷹、小弥猴、小黃鸝，以及一群群的烏鴉都展翅跃肢、惊慌失措地聒噪着，而这一切都被漫山遍野的击鉦鑼、擂鼓、放銅炮枪以及人們震天的嘶喊声淹沒了。

成百成千支弩箭带着嗖嗖的嘯声，擦过树枝，划落树叶，朝山坡飞掠而下……土制的銅炮枪轟鳴着，在天空散开盘子般大小的火花，持續地鳴响。

黄色的黄桷树叶、紅色的枫叶，随着弩箭和枪弹，带着风的唿哨，仿佛与群鳥比翼飞翔，漫山飞舞……

远远地，从山巔传来陣陣的吆喝声：

“哎嗨！僂頗兄弟要齐心哟！”

“拉开弩弓，守住我們的邦嘎寨啊！”

风送来了沉重的歌声：

祖祖輩輩住邦嘎，
人人打猎种庄稼，
砍头流血我不怕，
不讓外人进我家！

又是一束弩箭嗖嗖地飞掠而下。

其中一支弩箭穿过一片枫叶，载着叶子，斜斜地垂落下来，跌落在一頂灰色的軍帽上。帽子蠕动了，戴帽子的人从匍伏着的草地上抬起头来。于是我們看見了帽檐底下是一张激怒、焦虑的脸，他拾起那支弩箭，定睛望着，忽然发现那支弩箭的杆子上用紅漆漆着一个“十”字，这种意想不到的发现，又促使他朝弩箭探索地打量了一阵，而后两道浓眉擰成一疙瘩了。他半支着趴在地上的身子，朝喧鬧的山巔忧虑重重地了望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哎！憬頗兄弟，憬頗兄弟！”他仿佛在傾听自己心底的声音，“怎么連当面講句話的机会也不留給我們啊！”

他是奉命进山开辟邦嘎山区的民族工作队队长白文进，穿一身灰制服，三十岁左右，瘦削的脸上过早地布上了絲絲的皺紋，一双因失眠而紅肿的眼睛却放射出炯炯有神的目光。随着他的視綫望去，我們才发现在他的前前后后还卧伏着七八个工作队的队员，他們有的腰間帶着手枪，有的則背着三八式步枪，都一齐朝白文进注視着。

“白队长！”

白文进回过头去，见一个背着十字药包的、近二十岁的女卫生员，弯着腰朝他走来了。白文进的目光一经接触到对方一双明亮而带稚气的眼睛，便关怀地说：“说了多少遍了，小刘，这种时候叫你别乱跑！”

小刘倔强地梗着脖子：“战斗中卫生员有职责啊！”

白文进：“战斗，战斗，看你都说些什么，好象我们真的要打什么鬼仗，乱弹琴！”随即喊叫，“小林子！”

一个十八九岁的通讯员，名叫小林，跑上来了。

白文进：“副队长呢？告诉他往回撤！”随即就朝山坡下走。

小林、小刘都吃惊地望着白文进：“往回撤？又不进寨了？”跟着白文进向山下走去。

民族工作队队员们也纷纷站起身来，搭拉着脑袋向山下走去，弩箭远远落在他们的身后了。

这当儿，副队长王辉追跑过来。他年约二十六七，矮壮的个子，浑身充溢着一种粗犷、质朴的气息，一看就知道是个憨直的性子。他憋着一股子气喊道：“来回搞了四次，这……这是第四次了啊！连寨门都没摸着，人影都见不到，这……这又要叫进山开辟邦嘎部落傣族人的工作，又不能碰人家一下，你一来，人家就是又打枪又射箭，这……这……我不撤！”

白文进也气急地说：“老王啊！又打不通思想了？多少年来反动派造成的民族隔阂，要是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党还为什么要派我们来做民族工作？”激动地指了指山巅，“山上住的是又闭塞又不了解我们的傣族同胞，咱们

得向他們交代黨的政策，得向他們說……”

王輝搶說：“可人家不讓你說呵！隔得远远的，連寨門都不讓你挨近呵……”

白文進：“亂彈琴！按你說一點辦法都沒有了？”繼而苦苦思索地叫道：“想辦法啊，得靠我們動腦子啊！”

他們不再爭吵，默默地向山下走去。

工作隊員們相視無言，緩緩向山下走去。

二

環抱着山寨的是一叢翠綠的竹林，在竹林的复蓋下，是一條環抱着山寨的寨壕。壕里的場子上，圍聚着成群的像頗青壯年。他們頭扎包頭，腰挂砍刀，身背弩弓，肩荷銅炮槍，完全沉浸在戰鬥的氛圍里；他們舉目朝遠山眺望，于是都怡然笑了。

“退啦！漢兵又叫我們打退啦！”

青年中有一人，有着一副彪形的身材，濃眉大眼，腰挂一把明晃晃的砍刀，身背一把鑲有鏤花紋的弩弓，一看就知是個心地坦白、粗獷、勇敢、熱情而又並不外露的青年。他年約二十三、四，是部落里有名的神箭手，名叫龔柏龍。他朝身前頭扎紅布包頭的木塔山官看了一眼，自豪地說：“不到寨跟前來的漢兵，就是打退了，也顯不出我們的功夫！”

一個叫勒崗的老大爺擔心地瞪了他一眼，急向木塔山官說：“总算四次守住了寨子，謝天謝地，漢兵連一次也沒敢挨近我們部落！”

跟着，一個叫卡苦渚的青年也奇怪地說：“是啊！奇

怪哪！汉兵沒来几个人，不象打架的样子啊！”

人們一齐朝木塔山官望去，显然，他已听见了人們的議論。对于今后事态的发展，他也深有疑虑，只是在沒有拿定什么主意以前，是不多言語的。他年約五十，高大的个子显得有些体态浮肿，由于过多飲酒而混浊的目光，此刻正沉思地望着远山的紅霞，停了一会才摸弄着牛角状的胡須，朝身边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年人問道：“你說呢？勒排波勳。”

勒排波勳是本寨的第二头人，名叫勒排，官称波勳。他有着較为洁白的肤色，一对眼神告訴人們他是个能算善辯的人，腰間佩着一支雪亮的白朗宁手枪，显得身份高人一等。当他听到山官問自己的話，便朝刚才說話的神箭手龔柏龙、勒崗大爹和青年卡苦塔不以为然地膘了一眼，走近山官，說道：“山官，連着四次共产党汉兵沒能挨近寨子，那得多謝你山官的眼睛灵，早早就把他們远远地堵在寨外了啊！”

山官的浓須底下露出一絲微笑。勒排波勳看出对方很滿意自己的称頌，便又再說：“要說看見他們的人馬不多，那是共产党汉兵慣用小股人馬先行，大兵随后。这种誘兵之計，山官你不是比我更清楚么？”

山官連連点着头，显然十分滿意勒排波勳的分析。勒排波勳又赶紧說道：“山官，可还得防着共产党再来，他們不会罢休的呐！”

“不，”木塔山官自信地說，“我們能守住四次，就能守住一百次！”

这时，寨坡头响起了姑娘們的嬉笑声。身穿各种彩色

衣着的儇頗姑娘背着裝滿黃果、芭蕉和米粑粑的背籬，來款待征戰獲勝的勇士們了。為首的那個姑娘，約有二十出頭，在儇頗人是早該出嫁的年紀了。她有一副壯實而苗條的身段，胸前的銀飾叮叮作響，一雙栗色的活動的眼睛只是朝人們扫一眼，人們便被他出眾的美麗所吸引，但是從她那雙緊鎖着的濃眉看去，不難教人窺探到這個漂亮的姑娘深藏着憂愁。她是木塔山官的獨生女，名叫莫蘭。她跑向山官，喊了聲：“阿爸！”隨即彬彬有禮地彎着腰從背籬里取出一只大黃果遞給了父親。

山官接過黃果，愛撫地摸弄着女兒烏黑閃光的頭髮，隨即朝人們摆了摆手，說：“打仗是辣辣的，姑娘們的果子可是甜甜的哩！”

征戰的勇士們一齊擁向姑娘們，爭奪着果子和食物，吃着，嬉笑着。這時，一個名叫瑪諾的姑娘從背籬里取出一對并枝而生的芭蕉，朝身邊的青年卡苦塔叫道：“卡苦塔阿哥！”那青年立刻會意地望了一眼并枝而生的芭蕉，驚喜地伸手奪過來，摘下了其中的一只芭蕉，將剩下的另一只送還姑娘瑪諾，努了努嘴，輕聲地說：“你的！”兩人幸福地相視而笑，剝掉芭蕉皮，吃了起來。

這一切，莫蘭都悄悄地看在眼里，看着，看着，一片愁云掠過了眉梢。只見她用目光急急地在人群中尋找，終於目光停留在沉默着的龔柏龍身上。此刻他正在吃着一只黃果，當他抬眼與莫蘭的目光相遇時，立刻眼睛明亮，閃灼着一種青春煥發、光耀奪目的幸福之光。但是，他們的目光只是相遇了一剎那，龔柏龍就急忙把目光側向旁處去了。莫蘭的目光也變得憂傷了，她偷看了身旁的父親

一眼，便急匆匆地打算閃开人群向龔柏龙走去，但是沒有料到，这时勒排波勳高喊一声：“打退了汉兵，姑娘們，該跳起来！”

山官朝女儿点了点头：“跳吧！莫兰！”

立时，姑娘們都提着統裙，踏着細碎步子，跳起舞来。年輕汉子也跟着围成了一个舞圈，伴着姑娘們跳起了舞步。莫兰悄悄瞟了龔柏龙一眼，示意对方快来参加跳舞，龔柏龙却完全沒有理会，仍然站立不动。这时勒排波勳却走近了莫兰，拍着她的肩，把她推进舞圈里去了。

人們欢乐地跳着，时而提着統裙，踏着細碎步子，时而弯着腰身，揚起彩色的围腰带。勒排波勳竭力把舞步紧跟着莫兰，莫兰却每每回过头来朝人群中寻找，終于又把目光落在舞圈外面一直沒有加入跳舞的龔柏龙身上。

老汉們愉悅地欣賞着跳舞，木塔山官却一面看着青年人跳舞，一面心事重重地捋着胡子，仍在思考着什么。

一群归巢的小鳥飞过天空，聒噪着。

跳舞的人們朝天空望去。

这当儿，一只彩色斑丽的鸚鵡鳥孤零零地尾追在群鳥之后，飞鳴着。立刻，引来人們一陣欢叫：“鸚鵡！啁啾啁，好漂亮的鸚鵡鳥！”

莫兰停住舞步，仰望天空，奔出了舞圈，向迎面飞来的鸚鵡跑去，伸出双臂，就象要去捕捉美丽的小鳥那样。她尖声地叫道：“小鸚鵡，小鸚鵡，你停一停！……”

龔柏龙完全被莫兰异乎寻常的喜悅所感动了。他几乎未加思索，取下背上的弩弓，从箭袋里取出弩箭，举箭搭弦，随着嗖的一声，那只鸚鵡鳥便載着弩箭軟弱无力地落

下来了。

人們喝采：“猛呀！龔柏龙猛呀！”

龔柏龙向鸚鵡垂落的方向跑去，莫兰欣喜若狂，也拍着手掌，喊着：“龔柏龙！”尾追而去。

“莫兰，給我回来！”山官喊道。

莫兰站住，回过头来，只見山官的脸色是愠怒的。显然，父亲是不滿意女儿这种有失官家身份的輕浮行为了。但是，女儿是任性的，撅着嘴，側过头去，一眼也不看父亲。

勒崗老大爹忧虑地望着山官父女。

这时，龔柏龙已拾起那只鸚鵡鳥，拔出了鳥翼上的弩箭，正朝莫兰走来。勒崗大爹赶上前去，关怀地睜了龔柏龙一眼，而后向山官笑說：“山官，你看，龔柏龙給你送鸚鵡鳥来了。”

龔柏龙立刻会意了，急把鸚鵡献給了山官，山官接过鳥来，一面贊賞地望着龔柏龙，連声地說：“好箭法！好箭法！”一面漫不經心地把鳥儿递給了女儿莫兰。

莫兰接过鳥儿，大胆地用目光感謝着龔柏龙，并且說：“謝謝你，龔柏龙！”直到山官又怒目睜了她一眼，她才低下头，努着嘴去輕輕地吹拂鳥翼上的伤处了。

站在一旁的勒排波劭望着这一切，目光是愠怒的，脸色也是阴沉的，他似乎是在考慮着什么。

山官却又从龔柏龙手里取过那支从鸚鵡鳥上拔下来的弩箭，端詳着。当他发现弩箭上漆有紅漆“十”字記号时，便問：“你的弩箭，都做了記号么？”

龔柏龙滿臉洋溢着青年人自豪的神色，說：“山官，

我滿心希望箭上的記号能告訴我，我射出的箭不能有一箭是落空的！”

山官衷心贊賞地望望龔柏龍又望望身边的勒崗大爹：“好呵，好呵，勒崗，龔柏龍这个沒爹沒娘的孩子叫你給教練出來了啊！”

勒排波勐听着木塔山官對龔柏龍、勒崗一片贊揚之辭，就象自己吃了一記悶拳頭似的，終於憋不住了，走近山官，笑指着龔柏龍、勒崗冷冷地說道：“山官，好箭法使在打鳥上可就枉練了一輩子的箭；箭法要使在當口上，還得你山官給他們指點一下呢！”

山官會意地點了點頭，朝龔柏龍和勒崗說：“往后得多使點兒勁，我們要靠你們這樣的箭法來守寨子啊！”

龔柏龍慍怒地望着勒排波勐。

山官仍繼續饒有興味地打量着那支漆有紅“十”字的弩箭。

三

仍然是一支漆有紅“十”字記号的弩箭，不過打量着弩箭的不是木塔山官，而是民族工作队隊長白文進。此刻，他披着上衣，立在一幢傣族人家的竹樓窗口前。這間用竹篾隔開來的房子，就是他辦公和住宿的所在了。他一手拿着弩箭，一手拿着半截紙烟，沉思着。他的臉色通紅，肌肉痙攣着，顯然，疾病在侵襲着他。他久久地打量着弩箭，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隨即口噴烟霧，一雙焦慮的目光從弩箭移向了竹窗外面。窗外是一片南國田野的晚霞，薄霧輕輕地覆蓋在一望無垠的傣族平坝子上，遠處緬寺的塔